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楊絳先生

漢文

楊絳

漢文是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盛行的文字。近世發明漸多，證明中華古國的存在，比前人的估計還要推前二千年。

用武力征服大片領域的，首推成吉思汗，但他只如一陣狂風，沒留下任何文化。毛主席不說過嗎，「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風過就沒有了。

七八十年前，我和錢鍾書出洋留學，船上遇一越南人，他知道我們兩個也是漢人，但是他不能說中國話，只好用英語。他說：「我也是漢族，法國人要佔據越南為殖民地，先滅了我們的文字，我們就不復是漢人了，我姓吳。」他嘴裡發出一個奇怪的聲音，是越南語的「吳」，安南自秦漢以後就是我國藩屬，一八八五年，成了法國殖民地，從此安南人不是中國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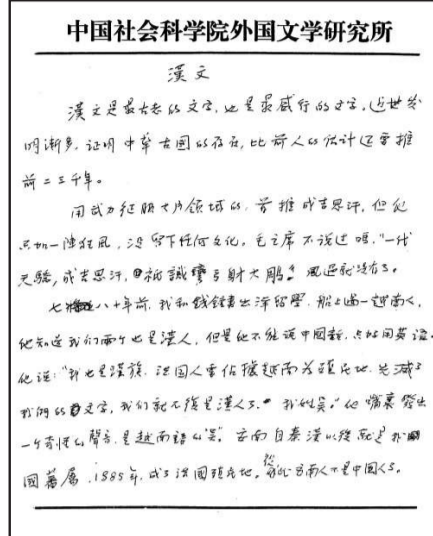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朝鮮要出版朝鮮文的《圍城》。

朝鮮是箕子之後，是中華古國的骨肉至親呀！改用了拼音，我一字不識，幸第一頁前面有出版社名。當時錢鍾書病重住醫院，在東城我女兒也病重住入醫院，在西山山腳下，我忙忙碌碌就用英文寫了回信，但未訂合約，亦不記對方送了多少稿酬，也不知會否再版。本是同一種族的人，卻相逢不相識了。

日本也改用拼音了，日本只是小國，全國語言相同，很方便。中國地域既大，居民種族繁多，方言錯雜，無法統一。幸方言不同而文字相同。我國典籍豐富，如改用簡體，意義就不同，好在香港台灣還保持中華古國的文字，沒改用簡體。

假如歐洲人同用一種公共文字，各國各用本國的語言讀，那麼，如有什麼新發明，各國都可以同享了！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八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一九九六年朝鮮書出版朝鮮文的《圍城》，朝鮮是箕子之後，是中華古國的骨肉至親呀！改用了拼音，我一字不識，幸第一頁前面有出版社名。當時錢鍾書病重住醫院，在西山山腳下，我忙忙碌碌就用英文寫了回信，但未訂合約，亦不記對方送了多少稿酬，也不知會否再版。本是同一種族的人，卻相逢不相識了。

▲◀百歲老人楊絳先生筆力遒勁，圖為她老人家給本版寄來的原稿。

下死眼

紅樓眼神之一

劉心武

紅樓夢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



小紅是曹雪芹筆下的一個極詭譎的形象。她大名叫林紅玉。她是榮國府大管家林之孝的女兒。榮國府本有大管家賴大，是世代大管家，賴大的母親賴嫩嫩在故事開始後仍健在，常到府裡來給賈母請安、打牌，按說榮國府地位比榮國府高，書裡只出現賴升一個大管家，難道是因為榮國府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人丁比寧國府繁多，因此需要多設一對大管家？更耐人尋味的是，有的古本上

林之孝的名字本來寫成秦之孝，後來又把「秦」字點改為「林」字。林紅玉若姓林，與林黛玉重姓，若姓秦，則又與秦可卿有某種關聯。曹雪芹寫得真是撲朔迷離。「秦」在書裡可不是個好字眼，賈寶玉隨賈政初遊大觀園，有位清客在題詠時想必是憶起古詩「尋得桃源好避秦」，建議用「秦人舊舍」作匾，寶玉忙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這樣的文句顯然絕非閒文贅筆。書裡姓秦的難道都有「避亂」之嫌？且不說秦可卿，在大觀園西南角上守夜的秦顯家的，林之孝家的把她拉來頂替柳家的充當內廚房主管，平兒沒答應，理由是這對姓秦的不熟。林之孝家的為何推薦秦顯家的？莫非是林之孝本姓秦後為更穩妥地「避亂」而改姓林？恐怕也正是為了「避秦」，才天聲地地地低調生存，林之孝家的已是一成年婦人，卻偏去認年輕媳婦王熙鳳為乾媽，自己明明手中有權，完全可以把女兒安排得地位高些，卻偏把林紅玉安排在大觀園裡，先是看守空屋子，後來寶玉帶一羣人入住，林紅玉只是個管澆花、餵鳥、擺茶爐子的三等丫頭，多次被頭、二等丫頭暗受、秋紋、碧痕擠兌。總而言之，林紅玉這個角色，從出身設計上來看，就謎團重重。

林紅玉這名字，姓氏重了黛玉，名字更與寶、黛二位相犯，所以王熙鳳初聽到就皺眉撇嘴：「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這就更讓人覺得林之孝夫婦不像賴大夫婦那樣，屬於家生家養，如果他們是家生家養，不至於給女兒取名時時非重幾位主子名字裡的「玉」字，他們可能是已經有了女兒取好了名字，再因某種機緣來到榮國府的。

更值得探究的是，書裡用不少筆墨寫林紅玉和賈雲的愛情。林紅玉後來簡稱小紅，但「紅」字不僅與「怡紅院」重合，更與「絳芸軒」暗合（「絳」就是紅色），「絳芸軒」是寶玉給自己居處取的名字，早在跟着賈母住的時候，他就把自己居住的那個空間叫做「絳芸軒」，移到怡紅院後，他還那麼叫。「絳」若理解成小紅，那麼「芸」恰好是賈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根據古本裡署名脂硯齋和畸笏叟的某些批語，可知寶玉後來被逮入獄，在獄神廟裡，不僅有茜雪出現（「茜」也是紅色），也有小紅和賈雲出現，那麼，「絳芸軒」這一軒名，是否就含有特殊的，與小紅和賈雲相關的隱喻呢？

小紅和賈雲的愛情故事是《紅樓夢》裡的重要篇章。他們首次見面的場景，有兩筆特別值得細細鑒賞。一是寫賈雲的聽覺享受：「只見門前嬌聲嬌語的叫了一聲『哥哥』。」那並不是叫他，是小紅從怡紅院出來傳喚寶玉小廝焙茗。小紅從焙茗話裡聽清從屋裡出來的賈雲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雲釘了兩眼。」曹雪芹筆下多次細寫人物的眼神，依我之見，小紅的「下死眼」對賈雲釘住端詳，可評為全書「第一眼」。

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樣的貴族宅第那樣的具體環境裡，無論小姐還是丫頭，都必須按禮教行事，對異性，尤其是青年男子，絕不能直視、正視、久視，偷窺已屬不良行為，何況下死眼去釘住看。但小紅有種，她在怡紅院悒悒不得志，她知道自己難以接近寶玉，縱使寶玉對自己產生一點興趣，以後也絕無襲人那樣的前途；她也不願像晴雯那樣毫無憂患意識地快活一天算一天，她深知「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她下棋多看七八步，儘管她父母是府裡大管家，她年齡大了拿去配小子時，或許還遇會比那些出身背景差的略強一些，但她也不甘心任由父母包辦婚姻，她要自主擇婿，趟出一條自強之路！曹雪芹用「下死眼」三個字，把一位具有自主意識的女奴的心靈眼神活畫了出來！

散文詩試筆

曉帆

天窗

我喜歡天窗。
風，在天外呼嘯，落下細細的塵埃。天窗微微顫抖，塵埃進不來。
雨，在屋頂橫掃，漫天洗劫。天窗噙噙作響，雨打不進來。
雪，在半天飄舞，笑得像梨花。天窗，裹在棉絮裡，輕輕呼喚。啊！瑞雪！
月，悄悄地走來，吻得芳心怒放。天窗，有些一靦腆，閃一閃明亮。
我喜歡早起，躡手躡腳，輕輕地把天窗打開，光，馬上進來。

黎明

幾聲激昂的雞啼過後，枝頭的小鳥，睜開惺忪的眼睛，「唧」的一聲，撲向天外，淡淡的黎明。

野花

路邊。野花吐艷，晶瑩滴透。一眨眼，露珠不見了，我聽到花的垂泣。
一朵花，編織不出一個春天。眼前，野花點點，綴滿春的容顏。
我，拾到了一個春天。
我，悄悄地走了，明春再來。

長堤

這是一道長堤。
長堤外，浪細鴨翻，漁帆點點，海天一線。
長堤內，柳岸聞鶯，鴛鴦戲水，倩影依依。
白雲飄在天上，山色映入海底，扁舟蕩在湖面，亂了漣漪。
清風細雨過後，涮了長堤，洗了藍天，花更紅，葉更翠。人，更醉！

心扉

開一個心扉。
白天，擋住天外的風風雨雨。
夜晚，收集銀河的點點滴滴。
心靈之光閃爍。我聽到了一串串堅定的聲音。

幾枚紫荊葉

彭齡 章誼



和每次遠遊回來一樣，行囊裡除了衣服、筆記本、少量當地土特產和介紹該地歷史文化的書籍之外，有時還會有幾塊石頭，譬如〇四年去新疆，在伊犁河谷揀到的同埃及古法老陵墓中出土的法老石雕同樣的雪花石——墨黑的石頭上布滿星星點點雪花一樣的白點。只是伊犁河谷的雪花石不光是黑色的，還有黃的、紫的、紅的……我們寧可把別的東西「精簡」掉，也把這幾塊旁人或許不屑一顧的石頭塞進行囊，千里迢迢帶回家。這次從桂林回來，行囊的分量沒有增加多少，因為沒有石頭，只在書頁裡夾了幾枚紫荊樹葉……

這幾枚樹葉是我們在遊覽象鼻山時採的。我們以酷似大象將長鼻伸進灑江汲水的象鼻山為背景，拍照留念。一轉身，見河灣處新添一組群象在江邊嬉戲的石雕，引得遊人紛紛跨過石橋前去。就在我們走上石橋的時候，忽見橋邊大樹枝頭開滿碩大的紅花，這在北方很少見，特別是在這樣的深秋季節。我們問同行的人這是什麼樹？大家都搖搖頭，答不上來，細看那樹葉，猛然想起父親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廣州從化療養時寄給我們當書籤用的樹葉：一張圓形的葉片，後部合在一起，葉尖分叉，正是我們眼前的這種樹葉。只是我們怎麼也想不到父親信中告訴我們的這種樹的學名，卻記得他說從化人將這種樹葉又分又合，比作兩個朋友分別時依依不捨，俗稱作「朋友樹」。他在散文《春溫漾漾滿清渠》中，對這別致的稱謂會有專門描述。我們忙摘下幾枚葉子，夾進書頁裡。

後來問導遊這是什麼樹？導遊說：「這樹學名叫紫荊，不過，它還有一個挺俗卻很形象的名字。」我們想起父親的信，說：「是叫『朋友樹』吧？指這樹葉又分又合，像一對難分難捨的朋友？」導遊說：「這我還不知道。我們這裡都叫它羊蹄甲樹，羊蹄子前面是分岔的，就像這葉片。」看看樹葉的形狀，還真像沙土或雪地上留下的一隻隻羊蹄子踏過的印痕……

就這樣，我們離開桂林時，也將夾着這幾枚紫荊葉片的書塞進行囊，帶回了北京。我們取出為紀念父親百年誕辰而出版的《曹靖華影集》，在廣東從化溫泉的那一頁，有四幀照片。兩張是與友人在療養院的合影：一張是與楊尚昆、李伯釗夫婦的；另一張是散文家蘇晨、易征陪同香港著名作家嚴慶濤（唐人）去看望他時拍的。第三幀是荔枝收穫季節，父親坐在住室沙發上，「啖」荔枝時，花城出版社的詹忠效抓拍的一張難得的生活照。而它下面的一幀，只是四枚紫荊樹葉，說明是：「曹靖華用紫荊葉製作的書籤。紫荊樹當地又稱朋友

樹，葉片象徵友誼的難分難捨。」照片上的紫荊樹葉，果然同我們帶回的一模一樣，我們也像見到老朋友一樣高興。後來從《名花詩趣》中看到：紫荊又稱紅荊，中國古代就被引植於林苑，元稹曾有詩云：「庭中栽得紅荊樹，十月花開不待春。」
父親是一九七八年底赴廣州從化療養的。粉碎「四人幫」後，他重獲工作與寫作的權利，又擺脫了雜務與每天川流不息「如走馬燈然」的來訪者的紛擾，一方面借從化的溫泉水治療糾纏他半個多世紀的肺氣腫，一方面專事寫作。父親愛花是有名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他在散文《花》中，就曾引用古人秉燭看花的名句，描述人們對花的痴愛。如今，雖已年逾八旬，卻像老樹又萌發出新枝。他把從化稱作花海，翻譯家、作家兼畫家高莽曾為父親畫過三幅肖像，其中一幅就是畫他在從化花海中。他請父親在畫上題詞，父親欣然題作「粵江二月三月來 滿山遍野奇花開 給高莽同志題畫 曹靖華八一年春」。花海中有一條溪流河，他住河西，「每日赴河東治療，往返約三里，均步行，誠運動也。」日日徜徉花海中，一路觀花、賞花，品味着重獲工作與寫作權利的歡欣。在與我們通信中，這種歡快的心緒躍然紙上：

我在此一切均好。環境清新而幽靜，身處山窩綠海中，空氣一塵不染，比過濾還清潔，而且花香（目前尤以白玉蘭等）四溢，薰人欲醉。（七九/五/二十二日函）

此間極靜，我半年不入城。專司讀書、為文。大有「不辭暫作嶺南人」之概。主要是心境好，文興濃。（七九/七/某日函）

從化四季如春，紫荊、象牙紅等在怒放。（七九/十/二十五日函）……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信中，還寄給我們一小片綿軟、潔白的樹皮。他說：「亞熱帶和熱帶，和地球其他地區，動、植物各異。附樹皮一片，名『千層樹』（學名不知），因大盆粗的樹，其皮如棉紙，可層層剝落。這樹皮，同北方可以剝落，甚至可以用來製鞋、靴

的白樺樹皮相似，不過，它薄如棉紙，比白樺樹皮軟綿輕柔多了。」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同樣常常提到從化的花木和隨信寄去幾枚樹葉、一片樹皮。如一九八〇年二月三日致《人民日報》編輯姜德明信中，就曾寄過一枚紫荊樹葉：

附奉此處盛開的紫荊（金）葉片一枚，此花紫紅，遍地花世界，萬紫千紅。此葉傳說是：兩友極好，難分難捨。故雖分開了一點，但仍依依難分。故名「友誼樹」。真別有風趣也。

一九八七年初夏，為籌備慶祝父親九十華誕，我們應作協與作家出版社之約，趕編父親的抒情散文選。編成後，我們建議請姜德明作序。因為書中不少文章，都是父親的這位「摯摯瀟瀟」的「座上客」去家中約稿，與父親「時聊時寫，時寫時聊，聊聊寫寫，寫寫聊聊」中，「不知不覺」地寫出來的。父親欣然贊同，但姜德明卻一再推辭，他自謙地說自己是晚輩，「沒有資格」。在我們堅持下，他還是寫來了《一片綠葉》。他說：這不大像序，如果曹老和你們覺得可以，就算代序吧。」這篇《代序》，便提到父親自從化寄給他的紫荊樹葉。

我沒有到過從化，似乎也不曾見過紫荊樹。不禁為曹老的情致所動，不是嗎？摘一片葉子夾在書中，或是遠寄遠方，這不正是幾歲的小兒們愛愛的雅事！怎麼，八十歲歲的老翁仍然如此認真！
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們尊敬的。我羨慕老人的天真……

是的，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們尊敬與懷念的。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父親在追憶他的摯友范文瀾先生時說的：「中國有一句古話說：『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仲文（范文瀾）一生，就具有這類赤子之心！」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後，周總理抱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親自主持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為貫徹會議精神，打破「文革」中萬馬齊喑的蕭條局面，派人專程來京找父親

商議，爭取重印《鐵流》和出版他的散文集。重印《鐵流》，是會上提出並決定的，會議紀要還印成了中央文件。而要求出版父親的散文集，卻要實過於「大膽」，因為自「文革」開始，父親就被扣上種種「罪名」，他的散文集《花》，更被斥為「毒草」。而今「文革」尚未結束，他頭上的一頂頂「帽子」也未摘下，「明智者」怕受牽連，避之唯恐不及，怎麼還敢出版他的散文集呢？但他們表示不怕承擔風險，因為「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近十億人口的大國，竟只有一個作家、一本書的古怪局面早該結束了」。應他們再三懇求，父親遂將《花》及其後寫的散文，遴選出二十篇，編成薄薄的散文集《春城飛花》。這是那個特殊年代，像父親這樣的老作家頂風頂雨出版的唯一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以後，受到讀者廣泛歡迎，第一版七萬冊很快售罄。但也引起「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初瀾」的「關注」，他們專門炮製了《評散文集〈春城飛花〉》準備掀起全國範圍的批判：

……革命人民批為劉少奇竊案的晉劇《三上桃峰》的戰鼓聲，音猶在耳。資產階級的《春城》裡又飛出了這一束為文藝黑線招魂的黑花……

明眼人一看就知，它的矛頭實際上是指向為國家、民族日夜操勞，已身罹重病的周總理啊！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值得慶幸的是，這枚毒箭還未及射出，「四人幫」就已垮台了。

在首都文藝界一次聲討「四人幫」的集會上，父親談到這件事，說它不過是「四人幫」垮台前的「幾聲狗吠」。他說：「倘不是黨下手鏟除了『初瀾』，我恐怕早被他們消滅，去見馬克思了。」他把重新恢復工作、寫作乃至做人的權利，看作是「劫後餘生」。

他是多麼珍惜這「劫後餘生」重新獲得的工作與寫作的權利啊，儘管他已年逾八旬，仍日日「專司讀書、為文」，以《往事漫憶》為總題，寫下了七八萬字的散文，開始了他散文創作的又一個盛期。「心境好，文興濃」，就像一株老樹又萌發了新枝……

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說過：「暮色漸遲，得抓紧多趕些路」。年輕時讀這句話，未曾留意。現在重讀，覺得這話就是對我們說的。只是希望我們在抓緊趕路的時候，依舊能像父親那樣，不失赤子之心……